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古本水滸傳 第二十五回 無毛蟹冤陷定陶城 活閻羅獨下樑山泊

話說刁桂同了那位街坊，問明何二虎和婆娘住處，徑向那裡走去，不上半個時辰。早已到了。刁桂在家雖不常上鎮，但當初刁椿入贅畢姓，成婚以後，也曾同老婆到過石碣村老家。這婆娘見過婆婆和大伯，刁桂無論如何眼生，萬不會見面不認識。且說二人進入何家，只見婆娘正立在那裡，看一個丫鬟在院中打掃。刁桂二人進來，那婆娘見了，就轉身望裡跑，口裡不作一聲。那街坊忍不住了，開口便喚：「桃姑娘，你家大伯來哩！」婆娘轉身立定，顯出一副不尷尬模樣，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敢胡亂撞將人來。」那街坊道：「姑娘笑話，我是你家街坊牛六叔，不爭你已眼生麼？」婆娘裝呆，直瞪兩隻眼睛，對牛六叔只管看。刁桂上前便叫：「弟婦。」婆娘把臉子一沉，喝道：「奴不認識你，誰是你的弟婦？休來胡行撞騙，快些與我滾出去！」那街坊走上兩步，和顏悅色說道：「姑娘休得取笑，他真是你的大伯，你丈夫的親哥兒，石碣村的刁桂刁大哥。」那婆娘啐了一口，道：「你這人也好，奴不認識他，哪裡來的大伯，你敢想回來撞騙麼？」說著，嬌嗔作勢，也不叫他們坐。這時刁桂氣忿填胸，叫道：「你真的不認俺麼？俺此來倒並沒歹意，只要問聲俺兄弟怎樣死法，好去回覆老母，你今裝呆不認，這倒使人氣惱了。」婆娘道：「奴一定不認得你。」只說得一句話，那個丫鬟進來，婆娘對她看了一眼，丫鬟撇了掃帚，轉身就走。牛六叔瞧著不對，便喚：「刁桂，我們走罷。」不知這刁桂生長石碣村裡，自小就看慣村中的行徑，三言兩語不合，揮拳打架，不當一回事。他為人雖然誠實，可是性子非常剛烈，毫不怕硬。他若發作起來，面前便有刀山火坑，他也不懼。如今見那婆娘翻變面皮，又口出不遜之言，不由惱怒起來，牛六叔叫他走，他哪裡肯應。便大叫道：「今日俺才知道了，你這婆娘真是個毒心淫婦，你棄了丈夫背地裡逃走，卻來此地快活。」他話沒有說完，只見外面進來二人，牛六叔一眼看清，第一個走的正是何二虎，不禁心裡一跳，連叫刁桂快走；刁桂如同沒有聽得。何二虎進來，一拍案子，喝道：「你這漢子是誰？有話好說，為甚如此胡鬧？」刁桂正在大罵，突地聽見有人拍桌子吆喝，就一抬頭，說道：「俺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石碣村的刁桂便是。俺和這婆娘理論，你休來管人閒事。」何二虎喝聲：「放屁」，對刁桂一指道：「哪裡的野貓，敢來此地撒潑，這裡沒有你說話的地方！」那後隨的漢子插嘴道：「二官人，值得同他鬥口，俺聞石碣村和梁山泊相通，那裡出過強盜，這漢子多分也不是好人。」牛六叔聽說話更不對，做好做歹，連忙拖了刁桂就走，好容易勸回客店，算不曾在這裡撒撇。刁桂回至客店，兀自氣忿忿地，怪牛六叔不該強勸他回來。牛六叔說道：「如今的世界，雞子難鬥石子，不如回去再做商量。」刁桂不願。傍晚時分，忽聽得店外一陣喧嚷，十幾名做公的，各執長短兵器，蜂擁進來，口喊：「拿捉梁山泊強賊。」牛六叔情知不好，慌忙躲避，還有那個街坊也避開了，眾多做公的人來，便將刁桂抓住，不由分說，一索綁了就走，婆婆大哭，店中客人都驚得要死。眾公人走了以後，那牛六叔二人才敢出來，便對婆婆說道：「如今人已被捉，哭也無益，這裡全是何二虎的勢力，便去官府首告，只怕也佔不得便宜，還是趕快脫離虎口，回家去再理會。」婆婆說：「是。」含著眼淚，算清店帳，同二位街坊連夜動身。婆婆回到石碣村裡，望了幾日，不見一位街坊來商量，央人上鎮去請，大家都推三阻四，再不肯來。始初牛六叔等一片好意，伴刁桂子母前去，滿擬探聽個水落石出，替刁椿告狀鳴冤。不想婆娘堅不相認，何二虎好生厲害，使出惡計，反把刁桂當梁山泊強人拿去。這一唬非同小可，若不退步，須防官司牽累，倘被砌做梁山泊強人，這罪名可就大了。他們經此一嚇唬，再不敢出頭多事，都推托有事，躲在家中，把那婆婆置之度外。

且說刁家婆婆，在村中望了幾日，不見一位街坊到來，也知他們定是怕事，不肯再來哩。如今一個兒子被人殺死，一個又被當做強盜拿去，眼前舉目無親，這冤枉今世裡不能伸雪了。每日只是嚎啕痛哭，茶飯都無心吃，形容憔悴，十分可憐。鄰舍人家聽得心軟了，都來屋子裡勸解，那婆婆只是痛哭。貼鄰一個漢子叫做康良的，無意說起梁山泊三阮兄弟，那婆婆猛然想起，說道：「人說梁山泊宋公明大王忠義，替天行道，慣打不平，專殺貪官污吏，搭救窮苦小民。有人求他，這宋大王無有不應，替人平反曲直，真強過官府十倍。我也氣昏了，本來三阮兄弟都在山上，聽說都做了什麼頭領，好大的威風。既有這條門路，何不就拚此老命，上山去見三阮兄弟，拜他們轉求宋大王，可能夠替我兒子伸冤，除了此著，已自無門可走了。」婆婆想得這個主張，當下便對康良說了。康良道：「好雖好，只是梁山泊有數百員頭領，又有千軍萬馬，那裡很是怕人，說話得不對時，可不是耍。」婆婆把心一橫，說道：「怕甚的，到此地步，我便死也值得！我想三阮兄弟現在雖做頭領，當初也是我們村裡人，他們沒上樑山泊時，也多少受過我一點好處。我今前去，不爭會把我殺了，我主意已定，明日便行。」康良道：「婆婆既然有此決心，俺就伴送你前往。」康良和婆婆相約停當，好在這樑山泊本有水路可通，路程也沒多大遠，不消一日可到。次日，康良又叫了兩名伴當，蕩出一隻船來，扶婆婆下了船，就駛入湖泊子，徑向梁山泊而去。路上並沒耽擱，直到山下大港內，只見對面兩隻小船，如飛駛至。船頭上有人立著，手執刀叉，康良一見，就知這是山泊裡的船隻，出外來巡邏的。當下便放大膽子，只顧向前駛行，只聽得船頭上有人喝道：「什麼船隻，快些報來！」康良連忙答道：「俺們從石碣村到此，要見這裡阮家三位頭領。」可算巧事，這兩隻船正是活閻羅阮小七部下，那人聽康良說了，便引至西北水寨。婆婆見了阮小七，只喚得一聲：「七哥」，兀的雙淚交流，喉嚨中梗噎著，一句話也不能出口。阮小七慌忙倒身下拜，說道：「婆婆有甚冤屈，恁地氣苦，盡可訴說俺聽。誰人將你欺負，俺替你去出頭做主。」說罷，起身請婆婆安坐，叫康良也坐了。婆婆拭乾眼淚，才將那事從頭細說，都告訴給阮小七。小七聽畢，突將桌子一拍，跳起身來叫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俺不信刁二哥恁般好人，竟會遭到慘死；刁大哥又被陷害，真正無天無日了，此仇不可不報。」阮小七這樣跳嚷，倒把康良唬了一跳。小七立刻拿出許多銀兩，重重賞了康良和兩個伴當，教他們回石碣村，婆婆留在山上，且待將來再說。康良收拾銀子，謝了自去。阮小七便撥四名嘍囉，用竹兜子抬了婆婆，送她往老母那裡安頓。婆婆見阮小七如此相待，心中自也寬慰。

再說阮小七送過婆婆，當夜即行尋他二位哥哥，把刁家之事告說一番，便要趕往定陶縣去，救取刁桂脫難。阮小二、阮小五齊說很好，但須稟了公明哥哥和軍師吳學究，定下良策，方能行事。阮小七道：「這等小事，也值得去驚動哥哥，恁地說時，俺們待下山救取，只怕刁桂的首級已不保哩。」阮小七鬧著要去，小二、小五隻勸且慢。阮小七道：「誰人沒有心肝，這婆婆登時失卻兩個兒子，多麼苦楚可憐，若依你們那般做時，婆婆早就氣死了！」嘴裡叫喊著，起身便走。小二、小五知道他的性子，也不多說，且連夜來見宋江稟話。偏生宋江今日有點感冒，晚上老早就睡了，二人沒法，只得退回水寨，直等到次日中午時分，方才上山來見宋江，稟陳一切。宋江道：「七哥的性子只是急躁，胡亂而行，須防弄出意外，快些請將來，俺與他當面商量。」阮小二說：「好。」立差一名嘍囉趕往水寨，不一會，嘍囉回報，昨夜四更時分，阮頭領帶了樸刀包裹，匆忙地下山去了。阮小二、阮小五、宋江一齊吃驚，齊說：「這事如何是好！」宋江道：「戴院長偏生不在這裡，前日因事往狼嗥山去了，除了他誰人能夠追及？」阮小五道：「飛毛腿劉通走路最快，不如命他下山追趕。」宋江稱好，立傳飛毛腿劉通聽令。少頃，嘍囉上來稟覆：「劉通奉了柴進之命，跟周通、李忠辦糧去了，預計三二日後方能回山。」這時阮小二、阮小五分外著急，計算時候將近一天，除卻戴宗、劉通，別人萬萬不及，去也無益，只索待戴宗回山再說。第三日傍晚時分，戴宗回山了，宋江便說明情由，教他漏夜下山，立等回報。戴宗奉命，匆匆換上行裝，下了山寨，作起神行法，趕向定陶而去。這幾天內，阮小二、阮小五憂急得不成樣子，只盼望戴宗迅速回來，好得知兄弟如何下落。那日大家正在商議，戴宗回來了，報說阮小七在定陶殺人。已被官府拿下，押入牢中，只等上司批文下來，就要立地處決。

原來阮小七那晚負氣而走，回入自己水寨，自念：「這事急不容緩，若待告稟公明哥哥，發兵下山相救，只怕要來不及了。今日婆婆告訴俺時，那何二虎和婆娘所在，俺都記得清清楚楚，何不一人悄然下山，往那裡把姦夫淫婦殺了，再去打開監牢，劫了刁桂就走。回來山寨時，也安了婆婆的心，又顯得俺阮小七的能耐。」阮小七心裡越思越對，等到四更時分，便帶了樸刀，背上一個

小小包裹，匆匆下山。全山一應嘍囉頭目人等，哪個不知道他的性子，誰敢上前問他行止，由他自去。

且說阮小七下了山寨，一心要救刁桂，路上毫無耽擱，直到定陶城內下了客店，飽餐一頓，吃得醉醺醺地，帶了樸刀，徑奔何二虎家中，剛巧何二虎和婆娘都在家，阮小七撞入門來，開口就喊：「誰是何二虎？俺要尋他說話。」何二虎瞧見來人氣色不對，便起身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，敢來這裡大呼小叫，俺便是姓何的，你待怎生？」阮小七瞅了一眼，指著那婆娘道：「這婆娘敢就是刁樁妻子，好毒心，你這一對姦夫淫婦，你們害死刁樁不算，卻又害刁桂，這般行徑，天也不容。」何二虎大喝一聲道：「住口！你是什麼東西，敢來這裡撒潑，莫非也是梁山泊賊黨不成？」阮小七一聽大怒，拍著胸膛，叫道：「老爺麼？梁山泊活閻羅阮小七便是，特來尋你們這對豬狗！」何二虎大吃一驚，轉身待走，不提防阮小七掣出樸刀，夾背就是一刀，把後腦劈掉半個，倒在地上。阮小七野性勃發，索性上前連搠幾刀，把何二虎搠得稀爛。那婆娘和丫鬟齊聲驚叫：「強盜來殺人也！」口裡叫著，急奔向門外逃走。阮小七趕上一步，又將那婆娘剝倒，一腳踏住，撕破了前胸衣服，又加幾刀，搠得五臟直流，說道：「今日也見了世間淫婦的心！」阮小七殺了婆娘，轉身看時，那丫鬟已逃得不知去向，再入屋裡搜尋，沒得半個人影，想必都逃走了。阮小七叫聲：「痛快」，手執帶血鋼刀，大踏步走出何家，卻不知監牢所在，只向街坊上亂闖。走不多路，迎頭撞來許多公人，各執長槍，大刀，撓鉤，鐵棍，見阮小七滿臉殺氣，手執帶血鋼刀，大家喊聲：「是了」，蜂擁齊上。阮小七孤身如何抵敵，鬥到半中，就吃眾公人拿了，繩穿索綁，押著齊向縣衙而來。縣尹升堂，眾公人將阮小七推到堂上，縣尹立傳何家的丫鬟指認，果然是殺人兇犯，一些不錯。阮小七當下也不抵賴，直認是梁山泊活閻羅阮小七。「如今姦夫淫婦都被俺殺死，已替刁家兄弟報了大仇，任加如何刑罰。」這縣尹姓徐，是個庸弱的官兒，聽了阮小七一篇供狀，知道是梁山泊好漢，心裡就暗吃一驚，不敢將他用刑拷打，且釘了一面大枷，判押入大牢裡，待疊成文案，申請上司完罪。一面委吏相驗被殺屍身，填具屍格，自有何二虎的哥哥何縣尉，出頭具狀，收殮埋葬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何家出了這件血案，縣城裡三三兩兩講動，稱說：「梁山泊好漢端的厲害，孤身到此殺了二命，還想反牢劫獄，這膽量可算天大地大！」有人說何二虎無惡不作，不知屈害了多少好人，今日碰到梁山泊好漢，也是惡貫滿盈。戴宗趕到定陶城中，大家正講得熱烈，被他探得清清楚楚，在那裡宿了一夜，趕緊就回山報信。阮小二、阮小五聽得兄弟失陷，焦急萬分，馬上要去救取。宋江道：「事情固然很急，可是水寨裡李俊、張順、童威、童猛四員頭領，一去潯陽未回，前日劉通辦糧回山，俺就命他和劉唐去一路探候，能得四人早日回來，這事便好辦了。水寨裡共有八員頭領，如今已去了五人，倘使你們再走了，只剩得張橫一人，水寨有關緊要，也不可無人鎮守，俺擬先發一二枝人馬，前去把定陶圍了，逼他們獻出人來，使得不敢將小七哥加害，待等李俊四人回山，你們前去未為晚也。」阮小二、阮小五齊稱很好。

次日，宋江便命軍政司分撥人馬，令青面獸楊志帶一千軍馬，幾員副將，先行殺奔定陶縣去；神行太保戴宗相隨同往，往來探報軍情。不想楊志人馬剛走，李俊等五人早回山了。阮小二、阮小五兄弟，好不快活。便來宋江跟前請令，要帶後應人馬，去定陶搭救兄弟。宋江答應，立撥一千人馬，兩員副將，由小二、小五引領下山，取路向前途進發。